



## 梨花白

□宛建勇

春天是花的季节，倘若没了花便缺少了美，也少了春天。

春日里，邀上几个挚友去赏花，自然是人生的一大乐事。赏花的去处特别多，如龙泉驿的桃花就颇有名气，观赏者特别多。然而，我却更喜欢欣赏梨花，每年春暖花开，首先想到的是去看看此花，以慰我的想念。

欣赏梨花的最佳去处，当然要属梨花溪了。名曰梨花溪，其实与溪水并不沾边，得此名，大约只是山谷形如溪状的缘故吧。梨花溪离新津城区不过数里之遥，驱车沿新蒲路行驶数分钟，就可到达山口。

缘山口上行，即进入梨花溪界内，更准确地说，这时已置身于花的海洋了。若是初到此处，你一定会惊讶得不知所措。看吧，漫山遍野全是雪白雪白的梨花，从山谷一直蔓延到山顶，满眼的白叫你怀疑是不是昨夜刚下了一场大雪。

如果你的眼睛习惯了大漠的苍黄、江南的翠绿，一下子是适应不了这儿的。可是你还是会分明地喜欢她的，洁白的，透光的，盛开的梨花。反正我是抵挡不了她的诱惑，渴盼着下车走到这些梨树的跟前看个究竟，不过这得先选个佳丽之所。于是，我们继续驱车前行。

水泥路在溪状的山谷中蜿蜒而行，沿途开着不少农家乐，这些小巧别致的农舍都掩映在雪白的梨花丛中，等待着游人的光临。听说梨花溪过去是出了名的穷山沟，当地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：“有女不嫁锅圈岩，玉米馍馍两边排。生个娃娃肩背上，要吃饭来回娘家。”如今再看看这些新修的农家乐，这熙来攘往的游人，真为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我们在山坳深处挑选了一家农家乐作为憩息之所。这家农舍建在山坡上，主人种了不少梨树，也种着一些橘树，绿与白，在这算是最齐全的了。

走进院落，给人清爽洁净的感觉。我们选了一棵硕大的梨树，在她身旁安了方桌坐下。头顶，树枝上的梨花正开得艳丽，小小的花片微微外展，露出中间细长稀疏的蕊丝，颤巍巍地顶着一顶小红帽。这样的花儿成千上万地开满了枝头，空气里早已弥漫着她们浓烈的芬芳，向四围不停扩散着。

对于感知花，人似乎是永远也不及动物的，你看蜜蜂们早就在挨家挨户拜访这些梨树了，它们那翩跹的舞姿定是不胜欣喜的展露吧。但愿这美丽的梨花永驻枝头，以免给人带来“砌下梨花一堆雪”的惆怅。然而这终不可能，幸而如今有许多人来欣赏她的美了，树也该因此而欣慰了吧？

我正在遐想，热情的主人已为我们沏上了浓香的清茶。在老梨树下，大家打开话匣子闲聊起来。看着主人忙忙碌碌的身影，我真为他们高兴，昔日的贫穷已远离他们，生活正以崭新的姿态，敞开怀抱欢迎他们。这些举手投足间不失农人质朴的人，眉宇间洋溢着笑意，给人春阳般的温暖。

暖暖的阳光洒落在花间树下，我们继续品茗闲谈，屋主主人则忙着准备饭菜。他们设酒杀鸡作食，甚是热情。没有太多的大鱼大肉，却多了刚从地里摘来的带露的蔬菜。这是他们劳动的果实。

当美味佳肴摆上桌时，已是中午时分，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。虽是寻常的乡村菜肴，吃起来却分外香甜，特别是那几样可口的野菜，我更是从未吃过，至今都还怀念那味儿，可惜没能记住它们那怪怪的名字。

这些难得的美味很快激起我们当中厨艺爱好者的兴致，他们边品尝边忘不了给大家作实时的讲解。对于这些厨艺心得，大家都比较感兴趣，总忍不住插上几句话儿，于是话题多了起来。觥筹交错之间，气氛也越来越热烈，主人更是忙着给大家斟酒上菜。

此时，阳光似乎更加明亮了。近处远处一树树、一重重的梨花分外的白，我怀疑她的白已超越了雪花的白。花间早已聚成了群的蜜蜂，嗡嗡地飞来飞去，正忙着酿蜜儿。

## 青城采茶

□王富祥

清明前夕，满目生机盎然的绿色搁浅在梯田上。同时搁浅在梯田上的，还有鸟声、阳光、暖风和采茶小曲。甚至，路过这里的薄雾也放缓步伐，在茶园里久久徜徉。

这是充满新意的初春。新绿涂满川西盆地边缘的八百里青城山，新绿还遍布层层叠叠茶山的前额和流海。

采茶季，是一幅水墨画长卷。

青城山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山地著名的“华西雨屏带”的中北段，气候温和湿润，具有“青城天下幽”的美誉，土壤肥沃，草木葱郁，适宜茶树生长。

青城山最悠久的茶园是上清宫朝东方向，在梯级埂子上的数百垄老茶树，据传这片茶林是青城贡茶的母本。

唐朝开元年间，青城山属青城县管辖，此时茶叶种植已成规模，故名青城茶。宋代时，青城茶被定为皇家贡品，青城茶在以后历朝历代名声大振，成为川茶的重要一脉。

采摘青城茶的最好时节，是每年清明前夕。被几场春雨的花洒浇灌过，被太阳暖男般的眼神轻抚过，被春风的耳语打动过，使冬季一度颓废的茶树无不春心荡漾，再次吐露清新。

每一片新绿，都是经历了时间沉淀与洗礼，啄破往年青春期伤口上结痂的伤疤，向着阳光照耀的方向冒出来的一种希冀。勿需验明正身，每一片嫩芽都是春天的胎记。

站在茶园的高处俯瞰，看那一垄垄刚冒出来的新芽见到朝霞后，日子便叠加着生长。到了三片嫩芽打开臂弯时，第一批新茶就可以采摘了。

与青城贡茶园毗邻的青城山卷洞沟石桥茶园园主程章富，全家三代每年都是第一批采茶人。83岁的程大爷介绍说，第一批新茶，因为是清明前所采摘，这批茶便被称为明前茶。明前茶的叶形嫩滑，没有虫眼。嗅嗅，有天然的纯香，是茶中极品。

石桥茶园从前多为散窝子茶树，在上世纪70年代实行规模化种植，之后几经沉浮。“现在好了，茶山就是金山银山。”

程大爷叫来石桥茶园的第三代传人程建，用玻璃杯泡来几杯青城道茶。这是采用地道的老川茶母本素材，经手工炒作揉制而成，两三片芽蕾，在水中枝茎向下，叶芽向上。汤色渐渐变得碧绿，茶叶在沉浮之间，极像起舞的绿色水上芭蕾。呷一口，茶碱在齿间缓缓浸润，舌根有甘甜味缠绕，川茶的余香在喉结上弥散开来。回味之后，尽是青城山的底蕴。

品鉴青城道茶后，程大爷带我们一行人，到青城山卷洞沟的石桥茶园体验采摘。

没有听到所谓的采茶歌。只听到遍山层层叠叠的采茶人的笑声和轻声哼起的无名小曲，他们哼的是一种愉悦心情。我加入其中，指尖在嫩芽间舞动，如在弹奏一曲春天的交响乐。

### “浣花溪”征稿启事

欢迎投来散文(含游记)、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，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，不在征稿范围内。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，标题注明“散文”或“游记”或“小小说”。作品须为原创首发、独家向“浣花溪”专栏投稿，禁止抄袭、一稿多投，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。作者可以将自我简介、照片附加在稿件中。邮件中不要用附件，直接将文字发过来即可。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《宽窄巷》副刊选用。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、开户行及网点准确信息(不能错一个字、多一个字、少一个字)、卡号、身份证号码、电话号码。

投稿邮箱:huaxifukan@qq.com

## 樱花与美人

□何一东

眨眼间，春天已向前迈了一大步，3月下旬了。应好友相邀，前往青白江凤凰湖湿地公园看樱花。

这两天蓉城气温骤降，加上夜间春雨潇潇，赏花最佳的天气阳光灿烂没有出现，但赏花人依然接连不断。望着已开繁且颜色稍暗的樱花，友人略有几分遗憾：“如果早半个月来，樱花颜色才巴适！”我笑道：“只要树上还有花，一样可以欣赏，关键看心情。花再美，心情不好，也白看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

凤凰湖樱花比较集中，品种也多。有日本晚樱、早樱、大山樱、云南樱花、山樱花等上百个品种，颜色有白、粉、玫瑰等多种色调，整个赏花期可持续约40天。

据说，樱花的花语是纯洁，开花的时候就像下凡的仙女一样，能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。同时，樱花也有希望之寓意。在春天，赏樱花，成了市民最有兴趣的出游选择。

漫步樱花大道，估计是这两天微风细雨的原因，我看见樱花树下已掉下不少花瓣，湿漉漉的，有一种安然与静美。不知咋的，落花使我想起了林黛玉的《葬花吟》，这是《红楼梦》里最美的诗歌之一，“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？”“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强于污淖陷渠沟。”黛玉葬花，凄婉动人。葬花惜花，无疑就是爱惜自己，爱惜自己的青春，爱惜自己的生命。

可眼前的落花虽美，却没有谁来葬，但这也无妨，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花生于尘土，最终归于尘土，所有的生命，概莫能外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，也是整个宇宙的法则，谁也无法抗拒。

一株株、一行行的樱花树，在春风的召唤下，在季节的约定中绽放。它同样以自己的方式，宣示生命的另一种美丽。而我们芸芸众生，即便日子过得再艰难，仍然渴盼姹紫嫣红的春天，希望在美景中表达自己的欢欣。

我看见，樱花树下，有正青春的女孩，或着汉服，或着短裙，眼波流转，浅笑嫣然，在镜头中留下美丽的容颜与倩影；我看见，不少的中老年妇女，身着时尚鲜艳的春装，或在树下翩翩起舞，或摆出各种姿势拍照，虽然青春不再，但对美的追求却丝毫不减。还有一家人或一大群人在樱花树下铺着塑料布，或休憩或野餐，自得其乐。

我们刚入园时，就看见一棵大樱花树下的草坪上，10多个中老年人围坐着野餐，塑料布上摆满了各种食物。我们游园两小时后返回路上，看见这群人还在吃喝。我忍不住道：“哈哈，你们吃这么久呀？”一中年男子举起一听啤酒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们从中午12点就开始了。”我一看时间，下午4点了，有些惊异：“都吃4个小时了？”另一老年妇女笑答：“是啊，反正出来耍，没什么事，慢慢吃呗，边吃边摆龙门阵，照相，看风景，安逸得很！”

在凤凰湖公园旁边我们吃饭的地方，精致玲珑的布局让人眼睛一亮。我见园中有一棵粉白色樱花树花儿开得正艳，与凤凰湖公园的樱花品种不同，便掏出手机准备拍照。

这时，恰好看见一穿咖啡色风衣的美女过来，见她身材窈窕、秀丽端庄，心想，花儿再好，也需美女相衬，便请她在樱花树下照几张相，美女欣然应允。她整理好衣服，按照我的指点，露出甜美笑容，或与樱花“凝视”，或轻抚花枝，或在树下回眸，风情万种。那一刻，樱花像她，她似樱花，花之美、青春之美，完美融合呈现。

春天很短暂，遇见很短暂，生命很短暂。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只希望，无论未来如何，我们的心中，都有阳光明媚，都有鲜花绽放，都有春天般的期盼。